

雅韵

陶情雅趣,瓷韵诗香

——访林志庆诗词瓷艺馆

胡耀军



应鑫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市儒商分会顾问林志庆先生之邀,我和市儒商分会副秘书长、商隐诗社社长李典世先生一起来到地处姚家坝的鑫庄诗词瓷艺馆。这座充满魅力的场馆,宛如一座时光宝盒,封存着千年的中华文化,等待着人们去开启、去品味。

当我迈进馆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一块块精美的诗词书画瓷板。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林志庆先生在他的企业里,打造出了这样一座文化殿堂。他将唐诗、宋词和元曲以诗画形式烧制在瓷板上,共计500余件。每一块瓷板都像是一扇通往古代文学世界的窗口,透过它,我仿佛能看到李白醉酒赋诗的豪放洒脱,能听到柳永低吟浅唱的婉转哀愁,能感受到关汉卿笔下的人间百态。那灵动的文字与精美的绘画相互映衬,在洁白的瓷板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让人不禁感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除了唐宋元诗词瓷画,馆内还有500余件二十四孝瓷画、二十四节气瓷画、五十六民族瓷画,以及祖国十大名山、十大名川等瓷画。二十四孝瓷画以生动的画面展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孝道文化,每一个故事都感人至深,让人在欣赏瓷画之美的同时,也受到了一次心灵的洗礼。二十四节气瓷画则将中国传统农耕智慧与艺术完美结合,让人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规律。五十六民族瓷画展示了各民族的独特风情和文化特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多元。而祖国十大名山、十大名川的瓷板国画,更是以雄浑壮阔的笔触描绘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激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整个诗词瓷艺馆逾1000件精美的瓷板诗画,构成了一座充满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瓷艺殿堂。漫步其中,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与古代的文人墨客对话,与历史的风云变幻共舞。每一块瓷板都承载着林志庆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爱与执着,每一件展品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与汗水。他用瓷艺国画和中华诗词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林志庆先生的诗词瓷艺馆,不仅仅是一个展示瓷艺和诗词的场所,更是一个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平台。株洲市诗词协会2021年11月,授予林志庆“株洲市诗词之家”;湖南省诗词协会2023年11月,授予林志庆家庭为“湖南省诗词之家”;湖南鑫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了“中华诗词教育基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也看到了一位文化传承者的责任与担当。林志庆先生的努力和付出,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上了中华诗词传统文化,也让我们相信,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中华诗词传统文化必将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附参观诗词瓷艺馆后诗作:

观林志庆先生诗词瓷艺馆

胡耀军

雅逸欣赴艺珍坊,廿载劳勋绕梁。
词铸方坯铸宋律,诗融圆壁绘唐章。
山川岁序瓷中幻,孝悌民风画里藏。
满壁光华凝国粹,群贤仰止意悠长。

参观瓷绘诗馆

李典世

釉上丹青画里词,窑中孕育玉颜奇。
唐诗翠染苍山色,宋韵凝雕碧水姿。
山川岁序瓷中幻,孝悌民风画里藏。
冰心不共沧桑老,万古文明一馆知。

吟林志庆诗词瓷艺馆

严秋林

瓷韵诗情两共知,廿年淬炼见瑰奇。
墨融山水黛无霜,窑变丹青化紫芝。
千载文先生璧彩,一轩星斗映琼姿。
春风已度鑫庄苑,桃李成阴展笑眉。

浣溪沙·林志庆先生诗词瓷艺馆吟怀

彭光辉

素志凝香著妙辞,窑神熔炼入声姿。
寸心雕琢见灵思,笔底诗成玉盏,案头瓷就照清晖。
墨香瓷韵共相依。

瓷质化诗词逾千章

吴迪扬

白瓷为纸笔为锋,诗入青窑火里融。
李白桃红皆入骨,一盏尽观宋唐风。

书评

透过雨声书写生命的韧性

袁姣素



万宁的中短篇小说集《雨一直下》共收录12篇作品。她笔下的女性形象犹如雨水一样,清新、灵动、深潜、实在,又张力十足。她们或洒脱、或沉重、或愠意的姿态,给人一种酣畅淋漓之感。

万宁写下一群没有带伞,却一直在雨中奔跑的女性故事。令人想到现实的骨感,生活的丰饶与浪漫。《雨一直下》以女性抗争命运为视角,剖开传统思想禁锢下的家庭肌理,体现出时代洪流中女性对命运的自省与抗争。丁碧贞走进一场被安排的婚姻,是传统禁锢下的常态生活。打破这种平静的是与姚小瑶的重逢,即便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依然想为自己重活一次,想走出农村,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由此可见,女性对自我价值的重新定位,是一种根植于心的意识觉醒。

姚小瑶的故事,延续着雨的意象。哥哥永无止境地索取,母亲的传统观念,让她背负着家庭的重担。她的身体与意志被双重绑架,卑微如尘埃,却始终没有放弃挣扎。作者对丁碧贞与姚小瑶的结局选择了留白:丁碧贞能否走出?姚小瑶逃亡后的生活是否安稳?她们的挣扎或许微弱,但她试图冲破雨幕的勇气,如雨后的彩虹,给予人们对未来的无限想象。这里的“雨水”有着烘托氛围、暗喻成长的双重效应。作者以雨为意象,浸润人物命运的成长轨迹,又赋予雨的动感,使故事耐人寻味,读来新意盎然,彰显生命之力。正如文学评论家张莉所说,万宁写下了我们时代普通女性的真实困境,看到她们的生活,写下她们的真实心境,是这些作品的特质。

小说创作中,血肉是支柱,情感是灵魂,但同样需要皮肤肌理的参与,其内里、气

力量,更让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人世间的悲喜交加,如一场场酣畅淋漓的雨,绽放出生活的珍珠,明亮动人,熠熠生辉。

《乡村书屋》是唯一以男性视角展开的小说。主角陆树洲是一名警察,被下调到青山县木溪镇樟树坡开展扶贫工作,与之同行的还有年纪稍大具有领导气质的老萧和年轻气盛的小唐。三人默契配合,渐渐习惯这样的工作方式,扶贫工作也净化了老陆身上的浊气,使他脱胎换骨,有了思考现在、过去、未来的情感纽带的机会。扶贫工作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罗细意家徒四壁,却不愿劳动。由此展开老陆缠绵的心事,他曾发誓要为灭门惨案中唯一生还的养子陆雷找到此案真凶。直到执行樟树坡扶贫任务,让老陆打开尘封多年的卷宗时,他才终于查到当年灭门惨案的元凶竟然就在樟树坡里。人,一定要对生活存有敬畏。老陆心中一直下的毛毛细雨,终于停了。

《千年古莲》是一篇回忆类型的小说,用不同的手法刻画不同的人。小说以郁谢修修古罗村的老屋为线索展开,文中描写郁谢在观赏祠堂前坪的荷花时,天空闪过一道蓝光,“这些荷花是千年前的,穿过时间隧道,开在了如今的时光里”。这句话为小说增添了一种神秘色彩,时空与想象交织,给人营造出一种悬念的氛围。随着故事的发展,外婆对于这片荷花的回忆纷至沓来,小说的奇幻笔触令人耳目一新,麦加洪带回来的莲子竟然真的发芽开花,留下的种子流传至今,就像作品中所述,“莲的千年,真的只是倏忽之间”,让人感受到植物的顽强与生命的伟大。小说以千年古莲乡村旅游广告为线索,主人公完成这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为尾声,给人们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

万宁是扎根生活的作家,她悲天悯人的情怀使得她的笔触饱满入骨。那些卑微又动人的瞬间,在雨声的世界里鲜活如初;那些震撼心灵的旋律,在时光深处回响,绽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琴韵松风纪祀魂

——读沈道宽《祀事恭纪》

李园平

仿佛无声诉说着古皇“遗迹桥山并,浑风太朴存”的崇高——这“太朴”之风,恰与道家“见素抱朴”、儒家“慎终追远”的哲思一脉相承,成了华夏文明的精神底色。四畴如绣,草木含章,这方水土的丰饶,正是神农氏“喜谷拜深恩”的最好见证。

《祀事恭纪》的诗行里,满是对神农功绩的追怀。“伊昔庖牺(伏羲,三皇之首)上,民艰立食源”,洪荒时代,先民茹毛饮血,神农氏踏遍千山,“药饵劳分,农桑喜共歌”,尝百草辨五谷,为苍生开辟生存之道;更割荆为琴,始创音律,以乐教化万民,成八大功绩之一。沈道宽深谙此恩,任郢县令五年,见“岁无旱涝,民歌屡丰”,便与邑人共建味丰台,手书三字勒碑,感念炎帝德佑。他重修飞香亭、味草亭,题“飞香旧迹”“味草清风”,诗中直言“不见飞香迹,空闻味草言”,既是怅惘古迹湮没,亦是追思神农“味草”壮举。至若“草木变凉温”“龙树露霜根”,嗚呼草木似仍带着神农辨识百草的余韵,在清风中诉说“毕生无涉(h)度,万古此乾坤”的功德。

祭典的庄严,在诗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祀事虔将享,阴官想骏奔”,道光九年,皇帝为靖边大功遣湖南镇标总兵陈阶平致祭,祭文“敬荐馨香,伏惟昭鉴”之语,与《祀事恭纪》“馨血馨香郁,萧脂且豆馨”的盛况。角牲选用“茧栗”之牲,玉帛润如瑞珉,文武百官肃立,香火缭绕中,仿佛能看见神农氏灵爽降临,接受万代敬拜。这份庄严从未不是一时之举,而是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从远古先民自发祭拜,到历代帝王遣使致祭,炎帝陵早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其祭典更是维系华夏文脉的精神纽带,沈道宽以“炬典与革馨”的参与与感,将个人恭敬融入民族信仰,也暗合当下文化自信的时代命题。

沈道宽与炎帝陵的羁绊,远不止一场祭典。他遍访陵中古迹,感怀神农“削荆为琴”的创举,见溪桥以梓木为材,便“命胥役购他

木易之”,取这陵间千年古梓琢为七弦琴——既以琴致敬炎帝始创音律之功,亦借琴韵传神农教化之德。琴身纹理如流云凝脂,断纹隐现岁月痕迹,音色清越似冰水穿石,铭“炎陵琴”四字,如今这琴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琴音虽歇,然其中所凝之文明律动与敬拜之情,仍与千年涑水同频共振,载着陵寝灵气。他主持修编《炎陵志》,亲笔作序,将炎帝陵的山川、古迹、祭典、诗文等汇集册,其序文更是后世研究炎帝文化的重要文献。他组织文人雅集,吟咏陵中景物,《炎陵文粹》“龙潭铜碑”“汉代遗存,记载炎帝陵祭祀规制,宋《路史》记载宋初没入龙潭)皆入诗行,让炎帝文化在笔墨间流转不息。正如他诗中所言“臣本耕田”,这份对神农氏的亲近,让他的文字少了官样文章的疏离,多了发自肺腑的虔诚。

“鹤峰澄霁色,龙树露霜根”,沈道宽的诗,既是祭典的记录,也是对陵寝景致的描摹。飞香亭、味草亭虽历经兴废,如今重建后的亭台仍踞幽奇之地,“树林依翠嶂,云影倒清池”的景致一如往昔。味丰台虽碑已佚,但“民歌屡丰”的佳话仍在流传。陵中一草一木、一碑一瓦,都承载着沈道宽的心血与情怀,也印证着炎帝陵的历史真实性。那些碑刻、铭铭、志书,如同散落的珍珠,被《祀事恭纪》的诗线串联,构成炎帝陵文化的鲜活证据。

风掠过飞香亭的匾额,松针的清香与《祀事恭纪》的墨香交织,这风曾拂过沈道宽的衣袂,如今仍滋养着每一位前来寻根的旅人。沈道宽以文人的笔触、县令的担当,将炎帝陵的历史、文化与祭典的庄严,永久留在文字里。炎帝陵的深厚底蕴,不仅在悠长历史,更在于历代如沈道宽般的守护者,以行动传承信仰,以笔墨延续文脉。如今漫步原履原,重读《祀事恭纪》的诗行,看千年梓木长青,感祭典香火绵延,便能真切体会“万古此乾坤”的文化分量——这是华夏民族的根,是文明传承的魂,在松风琴韵里,与涑水同流,与梓木同春,亘古长明。

悦读



读陈文潭《守土集》有感

李文峰

翻读陈文潭先生的《守土集》,其评论的理趣横溢,文风的清新理性弥漫而来,散发着温和的光芒。

陈文潭曾被评为株洲市首届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守土集》有“文苑漫步”“新作漫评”“灯下漫笔”“艺海漫游”“信笔漫写”等几卷,集合了其倾情一方水土、文思漫溢的时评佳构。著名作家聂鑫森称他是“本土文坛的忠实守望者”。同行的文艺评论家说他:“守土有责,耕土有成,破土有望”。文潭先生可谓坚守在现实生活与文艺现场的杰出守望者之一,他有开阔的时评视野,也懂得如何在创作中推陈出新。

文潭赋予了文艺创作浮躁后归于沉淀的天赋。

“平静”在这本文论集中的《神思缥缈一派天真》《对话话语的空间》等篇目有体现,以“平静”见态度。

文潭先生心眼开明,评著名作家万宁《你的面前横着一条河》这篇中篇小说,随着作者关注媒体人的喜怒哀乐,称“作品中既有社会场景的铺陈与描绘,又有情海波澜的起伏和变异,更有人生哲理的潜流与升华”,此语客观精辟,有万象更新之沉思。评价万宁的作品“脉络清晰,人物鲜活,兼有新生人类的做派与气息”,随之围绕作品中主宰俗世命运的灵魂之“河”展开评论,对作者高超的写作技艺,尤其深有感触。用“河”这个巨大的象征物,将沉重、复杂的话题演绎得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河”是这篇小说的传神之“眸”,评者在阅读中邂逅作者的点“眸”之笔,不免怀有共鸣。

“深邃”在《用哲人的眼光观察世相人生》等篇目有体现,可窥其文心,以“深邃”见力度。

“枯树也好,牛也罢,诗人实际写出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陌生感和边缘感。”文潭先生“情动而辞发”,一语道破株洲本土作家刘克胤的滕阮诗的冷峻之美,而一个“情”字,更深一层导出诗人眼光“冷”而心“热”,开掘了思想深度,托起了思想高度,唤醒读者要以“生命的姿态演绎人生的智慧”,要学会真情相待,破解“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而与人竟难”的困局。

冷热交织的诗学理趣,往往更能让读者感同身受,激发洞察人性的深邃洞察。将世事信手拈来融入于生命的诗行,有求索乾坤而仰望天地的意趣。

“风雷”在本集中《鼓荡一湾浓墨流泉》《与文脉相牵成蹊》等篇目有体现,可窥文心当以“风雷”见气度。

文潭先生《守土集》的文论篇章,无一不是响应时代“风雷”的感召而生。看他以“听雨楼”而命名的书房,想象他身处文山潭畔的听雨楼里“左手翻书阅人、右手著书立传”的情景,不免感慨。他教子奉“文脉”而抒“性灵”,善于效法哲人去观察“世相”,落笔时他蘸生活的“浓墨流泉”,推崇“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图谱”。

徐文伟的长篇报告文学《报春花》被誉为记录湖湘大地改革的接地气、有温度的“表情记”“见闻录”,文潭先生为之策笔疾呼:期待更多近距离地描摹身边波澜壮阔改革进程的好作品,制作出我们的“群体特写”与“素描特色”,集成国华改革鼎新壮阔的“人物图谱”。

他带着读者走进唐平英长篇小说《宝马与钻戒》里,沿着时代嬗变的轨迹追踪人物的命运;他走进聂鑫森小说集《贤人图》的文学原乡,而“贤”“识”“人”“赏”“困”,他驻足黄遵宪散文集《独语的空间》,领悟“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他还觉得“作品的好坏最终由广大读者说了算”。他更深悟,作者只有近点、更近一点贴近人民,去发掘真善美,作品才会冒出精气神,获得读者的喜爱。

广告接待热线

28835396